

教授專業知識 傳遞醫德價值

連晃駿 老師

小檔案

○	系 所	醫學院病理學科
○	專 長	乳癌病理、分子病理
○	教授科目	病理學
○	學 歷	臺北醫學大學醫學士
○	經 歷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病理部主治醫師（迄今） 美國德州休士頓MD Anderson癌症中心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講師
○	現 職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助理教授
○	榮譽紀事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最佳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最佳基礎學科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三度獲獎）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
臺大出版中心

採訪・撰稿／李宇晨
攝影／楊文卿





連晃駿致力於傳遞正確價值，他認為：「不管在任何位置上，最重要的是莫忘初衷。」



■ 連晃駿在顯微鏡前觀察切片變化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連晃駿經常進行無言的對話，面對安靜的切片，他抽絲剝繭地找尋其中的蛛絲馬跡。病理學就是研究疾病的道理，擔任二十多年的病理師，連晃駿習慣坐在顯微鏡前觀察切片的變化，根據學理與證據，推敲答案。

醫學學科的醫生大都需要在第一線直接面對病患，但病理部門的醫生面對的則是病患組織的切片。在醫生向病患宣布診斷結果前，病患的組織切片需要透過病理師的檢查、分析，以輔助主治醫生日後的診斷和處方，所以病理醫生又被稱之為醫生中的醫生。

謹記學生反應 適時調整教材

連晃駿的教學生涯中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二〇〇三年的教學評鑑。那年由於是第一次教授

病理學，他集中火力地準備了七、八十張投影片，希望學生在短短兩小時內可以吸收到完整的知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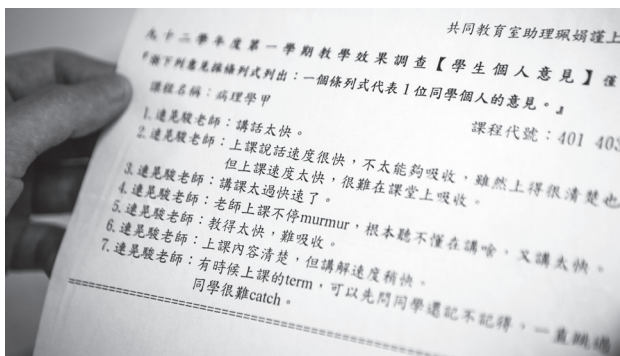
「每堂課只有五十分鐘，要教導的觀念這麼多，所以我不得不越上越快，也沒注意到學生的反應。」連見駿說。上了半個鐘頭後，才有學生舉手反應，上課的速度實在太快了。果然幾天後的教學評鑑慘不忍睹。

連見駿看到評鑑結果非常自責，他說：「我沒有盡到老師的責任，沒讓學生在這門課學到東西。」

從那次慘痛的經驗，連見駿學到應以學生的角度來思考授課教材與教學方法。他開始换位思考，如果他是學生、又沒有相關醫學與臨床背景，那老師在台上講課時，會不會聽得懂？

「應該怎樣解釋，怎樣表達，學生才會明白我說什麼呢？」連見駿時常對著教材揣摩學生的觀點。

連見駿謙虛地表示，他自己的理解力不是很好，但如果連他都能理解授課教材，那聽課的學生應該也都能理解上課的內容了。



■ 連見駿說，初次教學時，學生意見表慘不忍睹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連晃駿很感謝學校有教學評鑑機制，他保留每一學年度的教學意見調查表。翻開二〇〇三年的那張學生回饋，連晃駿稱為「慘不忍睹」，他在紙上畫上記號，提醒自己要適時調整教材與教學方法。

連晃駿回想自己的大學時期，由於沒有教學評鑑與學生回饋，無法讓學生適當地反應對教材的吸收狀況；雖然大部分的老師都教得很好，但偶爾也出現聽老師上課如同聽天書一樣的窘境。「那時候不但沒有回饋機制，連類似的觀念都很難被接受；當時有些老師會覺得，哪有學生在批評老師的。」連晃駿說。

連晃駿認為，如果做一點小小的改變，就可以讓學生上課更順利，他很願意修正他的上課教材。例如：若有學生反應上課的雷射筆光點過小，他就試著將光點調大；若學生反應一張投影片的文字過於繁密，他就會調整投影片的文圖分配。

連晃駿用心地不斷蒐集學生的回饋，他得意地說，學生有反應，他立刻修正，來年就不再碰到相同的問題。「看到正面回饋當然高興，負面的我就會修改，讓整個教學更流暢。」連晃駿說。

現任臺大病理科主治醫師的袁章祖，大學四年級時曾修過連晃駿所開的「病理學甲」，他表示，病理學的課程內容繁多又瑣碎，上起課來常常覺得吃重且不易記憶。「不過連老師講課十分有邏輯，雖然上課速度快、內容多，但不會讓人吸收不良。」袁章祖說。

老師的責任。」

當今的醫療環境越來越惡劣，許多醫學院訓練完畢的醫生都偏好醫療糾紛較少、薪水較高的醫學美容科或皮膚科等。連晃駿也留意到，甫進臺大醫學院的新生大都抱持著服務、奉獻的理想；然



■ 實驗室裡，連晃駿和學生討論報告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袁章祖表示，「病理學甲」還有實驗課，主要是看玻片，練習辨認各種疾病在顯微鏡下的變化；學生有任何不懂的問題，最喜歡去問連晃駿，因為連晃駿判斷很快，解說也十分淺顯易懂。

「我那時跟同學們表示我對病理有興趣，以後也想走病理科；同學就以連老師為榜樣，鼓勵我未來可以成為像連老師那樣厲害的人！」袁章祖說。

莫忘初衷 傳遞正確價值

除了教學態度嚴謹，連晃駿也致力於傳遞正確價值。他認為，不管在任何位置上，最重要的就是莫忘初衷。連晃駿強調：「進到醫學院後，不要忘了記當初想當醫生的初衷；當了老師後，不要忘了當

而進到業界後，卻往往背離當初的理念。這種現象讓他感到十分可惜。

連晃駿提到一位魯凱族的大學同班同學，他在奇美醫院訓練完成後，就回故鄉阿朗壹，致力照顧族人的醫療健康。這位同學每天從臺東公路的起點，開車到公路最後一端，幾十年如一日。

「他盡力守護族人健康，即便大環境改變了，他也沒有改變當初念醫學院的初衷。」連晃駿感動地說。

醫學院的門科種類眾多，連晃駿強調，學生選擇未來志向時，應該考慮自己的特性，配合自己的專長。「而一旦選擇了自己的志向，就應該莫忘初衷、全力以赴，吸收更多知識、造福更多病患。」他說。

至於當老師的使命，連晃駿認為，教導學生知識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當老師的「態度」。連晃駿在求學階段就看到老師們對教學的熱忱，「他們非常認真地準備每一堂課、從不缺席或早退；努力地讓學生理解上課內容，課後隨時可以回答學生問題。」他說。

連晃駿認為，這樣的教學態度對他影響非常深遠。這些老師鮮少在課堂上教導價值判斷的觀念，但連晃駿從他們的身教中，領悟到當老師的使命。



■ 連晃駿認為，除了知識，更重要的是傳遞價值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連晃駿也認為，雖然老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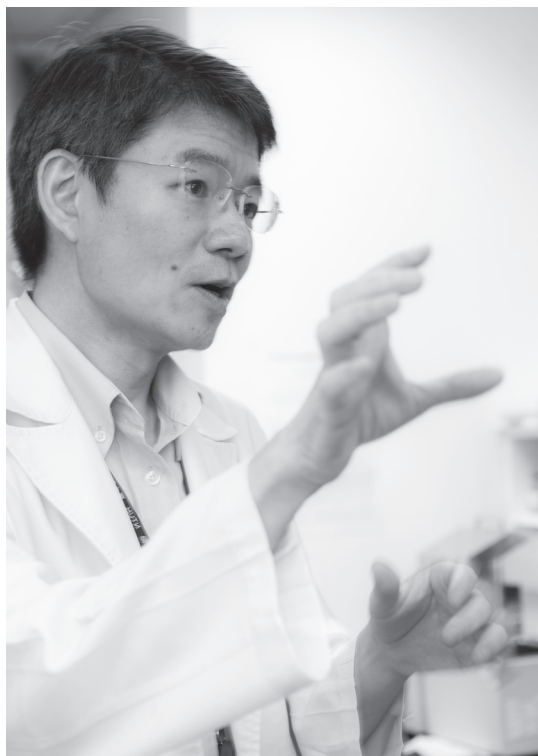
的理念不盡相同，但不變的應該是對教學的熱情、對工作的熱愛。連晃駿自己成為老師的初衷，就是希望一方面讓學生學習知識，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生感受到老師教學的熱忱。連晃駿期待，若有一天他的學生當上老師，也可以將這種熱忱傳遞下去。

連晃駿說：「傳遞知識是

一回事，但是認真教學的態度，學生是感受得到的。」

堅守崗位 成就自我

作為一名病理科醫生，工作內容往往苦悶且繁瑣，更是經常要強忍睡意、聚精會神通宵達旦地



■ 一談及教學，連晃駿眼裡閃爍著熱情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在實驗室看組織切片。許多人會好奇，支持連晃駿每天這麼努力的理由是什麼？其實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。

連晃駿提到，不久前有一位乳癌病患，當時該名病患的頭上也長了一顆腫瘤，在其他的醫院做完切片檢查，醫生宣布是乳癌。但頭上這顆腫瘤的出現，原表示乳房的癌細胞已經開始轉移，跑到了腦部。通常癌症的轉移代表病患的狀況可能已經到了末期，治療上比較困難，也較不積極。

這名病患轉診至臺大醫院，剛好連晃駿借閱該病患的切片來看，他看後覺得狀況十分不尋常。後來連晃駿為該名病患做了染色體切片，結果發現其實頭部腫瘤是另一種癌症，乳房與頭部是兩種不同的初期癌症，並不是如當初診斷的——乳房癌細胞轉移到腦部的末期癌症。



■ 守護病患的健康，是連晃駿最大的動力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學生送的卡片，連晃駿都細心珍藏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連晃駿表示，前陣子還看到這名病人，狀況也很正常。就因為他的最後把關，改變了這名病患所有的治療與預後照顧。「這份工作的成就感非常大，而這就是支持我繼續努力的力量。」連晃駿充滿自信地說。

重視教學 更勝個人研究

翻開每年學生寄給連晃駿的卡片，有的寫道「老師很親切、很有教學熱忱」，更多的是感謝老師有條理的教學。看到這些卡片，連晃駿謙虛地表示，只要學生在他的課堂上有學習到東西，他就覺得自己沒有浪費學生寶貴的時間。

有些教授把個人的研究看得比教學還要重要，但連晃駿抱持不同看法。他認為，他的學生將來都是要從事醫療工作、都需要面對病患，若將正確的觀念傳遞給學生，未來對病患也會有所幫助。

「研究是個人的事，但教學可以影響更多人。」對連晃駿來說，教學仍是一種很重要的責任與使命。